

龍

江

集

龍江集卷之二

雲間 唐錦 士綱

序

遺槐先生詩集序

遺槐先生談公之卒也錦嘗撰述事狀表著其賢
唯詩文之傳慨未有屬今其從子鄉進士君承儒
蒐摭詩稿躬自編校將刻梓以傳乃函帙請序錦
躍然喜慰亟受而誦之終篇復悽然以悲曰嗟乎
公詩之存顧止此哉公天資英邁自少篤慕古文
激昂奮迅必欲深造韓蘇堂室弱冠遊黌臺試恒

居首選成化庚子鄉薦爲春秋魁辛丑試南宮及
賜對大廷皆列高等一時文名歛起出其緒餘
播諸篇什每對客揮毫運肘若飛古人斗酒百篇
不是過也憲部素號劇曹公翱翔其間十有五載
雖案牘盈前而哦咏不輟及陟東臬往來齊魯之
墟或感時撫事或吊古登高凡興況所寄感於是
焉發之唯其襟韻爽朗氣岸壁立卓然有千仞覽
輝之象故其命意措辭不犯塵俗不蹈襲前人陳
迹新奇警拔成一家言於是詩名亦起與文名並
馳而爭先矣錦嘗謂公之人品宜傳政事宜傳詩

與文宜傳以今考之事狀所錄誌銘所載雖未能
盡公之所蘊所施而涉於人品政事者頗亦傳其
槩矣文之所傳唯試錄所載程試之文耳其所謂
深造韓蘇堂室者無復存焉詩稿僅存而奇篇警
句世所膾炙而傳誦者多不在帙中則其流落散
逸者豈但十之一二已哉雖然古人有一篇一句
遂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則斯稿也亦足以觀矣况
公之所恃以有傳者又不專於是焉則詩之亡與
不亡曷足爲公軒輊耶進士君慎修刻厲以承家
學而斯文之傳於是乎在公其可以少瞑矣公諱

詔字朝宣遺槐其所自號累官至山東按察副使
云

玉洲先生文集序

聖代文運不隆前輩卓然諸名家皆渾厚博大有
西京之風焉後之好奇者頗事刻削往往詆訾班
馬非薄韓歐而病其不古遐希遠慕必欲爲峭嶮
之碑岐陽之鼓然其流弊時或涉於僻塞艱蹇讀
之聱牙棘舌憂乎難入苟以掩護膚譎而雅道盡
矣前提舉玉洲先生生當文運極隆之時而天才
學力兩臻其盛故發之於文根柢深長波瀾浩蕩

豐潤典緝渾然無刻削之迹詩篇肆筆沛然頃刻
數十百言若不經意然精麗淵暢有味外之味他
人旬鍛月鍊或不及也儷語樂府妙出天成非積
習可致豈非一時文壇之豪也哉匹之前輩諸名
家夫誰曰不可雖然先生可重者獨文焉已乎蓋
其胷中抑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焉者矣講學談
性蚤負盛名門下遊從其衆當時士林屬望甚至
乃徘徊庠校十薦不偶晚以鄉貢拜官惜士者歎
焉夫以先生之望必進而論思獻納作誥陳謨然
後爲稱今一不獲展而區區名第亦不獲與流輩

伍在常情能無憤愠不平之歎哉而先生心安意
舒詞氣冲融若不知世之有晦明得喪也自非含
章內奧而深於道焉者其能然耶竊嘗論之先生
身沒而言立雖當時不遇而遇於後世者厥有攸
在此天所以厚先生也彼以功名不遇爲先生惜
者豈惟不知先生且不知天矣先生應酬請購恒
對客揮毫單詞落紙人輒珍持以去稿多不存今
其季子太學君蟾網羅散逸得十之五卽手錄成
帙刻梓傳焉夫先世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
不仁若太學君謂之仁且明非耶先生姓朱氏諱

曜字叔暘既謝提舉事會仲子侍御君豹當推封於是封如子官集名玉洲因其號也

贈都憲劉公巡撫延綏序

國家於控邊諸鎮不獨折衝禦侮覲勤介冑而秉旄鉞專節制必總之憲臣焉所以律游惰平政決籌爲不可勝以俟虜之可勝焉耳職以撫稱固鎮之也戊辰秋九月延綏缺撫臣天子進方伯劉公爲中丞俾持節往殿之再逾月璽書卽藩署申諭焉公謂延綏重鎮巡撫重寄也不可以緩卽日整裝就道時以使事寓廣者多中外貴近臣於

其行歆且艷之然又惜夫別之遽也乃相與朋殺
盍樽追而餞之江之許酒半有舉爵而告者曰憲
臣難諫臣又難也蓋所負者天下之得失萬世之
公議而士之責而望之者極嚴且備焉公曩居諫
垣嘉謨讜論傳誦朝野而彈壓舉刺往往貴倖膽
落既無難於諫臣矣顧難於憲臣耶是行也直舉
而措之耳敢以是爲壽有舉爵而告者曰撫臣難
藩臣又難也蓋撫之義唯以輯綏而藩宣云者所
以迓休延澤而致之民焉公嘗藩于閩藩于廣矣
班條植惠藹播風績雖區分埜畫有江山千里之

隔而民之所以酣薰鼓躍於化育中者均之風偃而景從也既無難於藩臣矣顧無難於撫臣耶是行也直舉而措之耳敢以是爲壽錦聞之竊有感焉乃揖而進曰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出奇決勝運風雷於呼吸斬將搴旗鼓鋒刃於笑談果專事於撫綏耶結以恩則吮血而裹瘡誘以義則投醪而挾纊果專事於刺舉耶會而通之張弛不倚宣威申紀出其所以爲諫臣者爲之撫摩疾苦出其所以爲藩臣者爲之而又進焉深謀蓄銳無規近功禮樂詩書作其忠義則人心之固金湯失

險戎狄雖獷悍當有革其鳥獸之心款塞而歸重
譯而至者矣何俟於戰又何求於勝乎請以是爲
壽何如公憮然曰子誠愛我益我矣若夫繁章縟
語徒以申繾綣而志情私者吾未暇悉也子之言
良是請書之吾將執此以往遂相視一笑而別

中丞彭公遺愛詩序

南畿自建巡撫以來唯文襄周公有大造於吾民
其所創置施設無不出人意表可爲永則嗣響寂
寥爲時已久近得坦洞彭公論者謂有文襄之風
焉旣而屢疏請休 上以南畿重地公重臣未之

許也久之始允其請於是南畿十有三郡咸慨嘆咨嗟若失慈母相與鳴諸詩歌以洩其憂憤之私上海令郭君經彙次成卷題曰甘棠遺愛將寓之於公且疑公嘗遭謗議或有不釋然者謂錦且有以解之言已泣數行下錦亦爲悵然者累日噫盛德感人如此夫豈聲音笑貌所能致耶情感于中而聲發于外譬之春蚓秋蛩氣機所觸蓋有不能自己者耳然出處之際君子亦唯求合於道而已豈以人言爲重輕耶夫公文襄之流也請卽文襄論之文襄峻德偉功冠冕一時而遭謗取議蓋亦

不少臺諫譏評徃徃及之然公論終自不泯至今
歌誦功德者日盛而月新朝廷爲之建祠秩祀追
旌其功向之謗議安在哉今公以宏才淵識爲福
於東南之日久紛然臨之而不驚卒然投之而有
待南畿士民仰之爲和風甘雨莫不延頸望其潤
澤及聞其去相與嘯歌吟詠以致其思則公論豈
待後世而始定哉且舉二千里之廣聯數十城之
衆民之平曲直者之焉吏之辨利害者之焉兵之
受籌畫者之焉公亦不勝其煩且勞矣故欲謝而
去之疏屢上而卒遂其志不啻遠途之旅釋重負

以就偃息何有於不釋然者乎况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彼鑠金銷骨自古則然安足較哉吾見公有可樂不見其可憂也將何解焉郭君憮然曰如子言公誠無俟於解矣然恐天下之士或有同予疑者請書此解之

海珠贈別詩序

正德己巳秋八月既望司諫楊君子山服闋將還朝張宴海珠告行於常所來往酒酣咸賦詩爲贈凡所以惜睽離而侈遭逢者亦既備矣至於職業之重又諸君子言外未盡之意也錦因推之以

告曰君諫職也請以諫論折檻引裾世之所謂敢
諫者矣然而諫之體不在是也夫以天下之政萃
于一官而使之計其得失利病焉固非敢諫者莫
宜居使或不達大體而冥然爲杖撻之瞽雖日曉
曉將安用之耶世固有何人一行之失片言之誤
而陰鉤巧摘以爲直者是告訐之徒也諫之體褻
矣吐剛茹柔賢佞易位覬以邀虛聲而媒寵榮者
是龍斷之徒也諫之體濫矣濫且褻果何取於諫
也哉子山之鄉人曰余武溪靖者吾嘗讀其傳而
愛之靖爲慶曆諫官軍國大計史不絕書而西夏

一議尤偉當元昊之納誓請和也契丹撓之百方
且威以兵朝野駭震莫敢發一籌靖獨謂連兵構
怨契丹所幸爭之甚力卒屈虜議發夏冊西師解
嚴而北邊亦以無事較彼告訐龍斷之徒竟孰爲
得耶而世之沾沾小夫不覩其大偶見狂呼而妄
號者輒爭相譁詡以爲曠世之奇殊不知徒以發
識者一慨而已子山自登第爲大行才望已聞于
人旣而簡知 聖王擢置諫垣感激奮勵遇事輒
極論無所諱雖古之敢諫者殆無以過然必志其
款不泥乎其細先其急不役役乎其緩則諫體不

濫不褻而鄉哲往躅一舉武而踵之無難矣異時
嶺南二諫輝映汗青豈直鄉邦之光已耶錦與子
山忝同官有兄弟之誼於其行不能無言然又不
敢爲謾衍無益之言也故因頌而申之以規

蠖菴疏稿序

都諫蠖菴屈公奏疏存稿凡四十有八篇其子鴻
臚君邨集爲上下二卷刻而傳之錦獲徧觀焉乃
起而歎曰盛哉斯文之有遭也謂之千載一時非
耶夫立言之家或羽翼經傳或頌述勲德或藻論
古今皆所以極文之用也然尤以施諸朝廷而達

之天下爲至若掌制代言若獻替封駁動主聽而
感人心所謂經世濟時者於是乎在彼有墮於空
言而罔所注措夫豈文之罪哉所遭非其時也徵
之前代治安一疏天人三策談文者莫尚焉而無
遭於時言卒弗售卽是較之文而無時與無文等
耳唯公宏才絕識而濟之以精博淵邃之學故其
敷宣奏對之文莊潔明剴有古遺直之風矧遭清
明極治之朝 敬皇聖德同天虛已盡下公風雲
攸會精神孚契翱翔諫垣者十有五載披瀝忠赤
知無不言皇囊朝上夕輒報可見者歆誦傳者紙

貴海內之士莫不想望風采而沾濡膏潤所謂施諸朝廷而達之天下者皆已鑿著勳緒蓋賈誼仲舒望之終身而不可得者也謂非遭時之盛致然耶則斯刻也所以昭敬皇聖德於無窮非但傳公之文而已錦昔待罪諫職實踵公後餘芬遺烈尤所飫聞執鞭之想恒注于懷茲獲執筆序公之文顧不慰且幸歟公諱伸字引之士林稱爲蠖菴先生其官階宦績備載傳芳錄可互考云

文裕公續集序

近代文章家非周秦不談非西京不談然騁宏博

者唯叢靡是務而精狃醇駁無所決擇往往蛟螭
混處而雅鄭之互鳴也慕古奧者則刻削鍛鍊務
極艱澁語棘喉滯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
之風泯盡矣周秦西京固若是乎哉文裕公儼山
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超邁卓絕駿發精
英其光燄燁燁迫人宏博而不繁古奧而不晦周
之典雅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蓋無乎不備
也縱橫運化名一家言所謂黼藻化工芬馥宇宙
浩然獨三平萬物之表者非先生其疇當之平生
撰著自講筵史局郊廟臺省以及山川林館之品

題祠墓金石之鐫刻與經史之折衷古今典章之
辨議家傳人誦殆徧寰區片楮隻簡爲世至寶可
謂極文章之盛矣矧先生經綸匡贊之業雖宣發
未究而河嶽默運之功良不可誣則夫先生之所
以傳世垂範者豈唯文哉先生旣歛神觀化其子
太學生楫字思豫發所藏藁類而成編凡爲集百
卷外集四十卷咸登諸文梓壽其傳矣茲復訪蒐
散佚隨遇劄錄編爲續集十卷刻附集後以傳鳴
呼自古文章大家傳世之作未有若是其富也有
之未必若是其精且醇也思豫皇皇乎赤水玄珠

之求爲不孤矣况其英敏博洽克光家學所以竟
先生未究之業者其在斯歟若先生之爵里名氏
夫人皆知之茲不敢贅

大老編序

弘治丙辰科進士同年二百人迄今嘉靖丙午蓋
五十有一載矣晨星寥落存者無幾屈指計之其
間聲問相聞灼知其無恙者山東則僉憲鈍菴姜
公大叅立夫楊公河南則官保尚書大學士南塢
賈公少保兼傅尚書大學士松臯許公浙江則憲
副守清韓公兵部侍郎南川陶公吉安知府君佐

朱公廣東則兵部侍郎鐵橋黃公江右則刑部侍郎咸粟劉公大理卿壽甫董公湖廣則兵部侍郎高吾陳公太僕卿介福楊公提學憲副崇實沈公廣西則工部侍郎竹塘蔣公四川則大叅衡仲劉公北畿則副都御史惟中王公南畿則吏部尚書玉峰朱公布政使孔時林公少叅一齋高公交州知府子文羅公饒州知府良貴葉公工部尚書南坦劉公暨小子錦凡二十有二人焉其遐方僻壤遠莫可知縱或有之其亦寡矣論者謂是科得人爲盛功業氣節道德文學赫然震耀一世者林立

而羣起蓋不啻三之二也自今觀之奄忽凋謝存者僅僅若此則夫遐齡永算豈非造物之所甚靳者哉維茲二十有三人者或逾七望八或逾八望九守清南塢二公皆逾九十而鈍菴公則九十有四駸駸百歲登躋上壽古之所謂人瑞者寧非斯人歟山東撫臣中丞端公分守大叅韓公濱州守臣前侍御黃公咸謂鈍菴公宰邑循良秉憲貞肅才猷風節爲時名臣及謝政居鄉卓然以厚德碩望師表一方雅稱明詔優崇之意於是舉行如

冷復大書表揭額間尊爲大瑞鄉之縉紳大夫靡

不登瞻樂道相與陳歌讚頌用紀音遭公亦隨事
有作以寓感恩旨報之誠公之季子漢恐其父且
散逸彙萃成帙將勒爲一家之史以傳示子孫尚
不朽焉頃膺才選來佐海邑謂予父執也出以徵
序予受而諷之長篇雅什金鳴玉應颯颯乎皆治
世之音而致和之所宣也可謂盛矣竊嘗聞之上
古之世聖皇繼作至治薰蒸太和凝會歛福敷錫
俗多仁壽自周之衰道散化微澆漓淺促無足論
已惟我 皇明聖聖相承至德弘化重熙累洽撓
回三五之盛貞元會合太和鍾萃固有當一時之

盛膺五福之全豐功純德安享悠遐若我鈍菴公
者是已則斯帙也所以昭神皇之功化標聖世之
瑞禎豈直爲一家之史徒以傳示子孫而已哉况
佐邑君愛親而蓄其不朽可謂知所重矣是以樂
爲書之

滄浪權歎敘

國初時吾松有二寓公焉曰維禎楊氏曰宗儀陶
氏二公皆勝國遺老挾所有而無所於試遂混迹
村翁野老與之相應和於殘山剩水之間雖其業
之所擅各有其長而潤身華國皆有取焉譬之粵

珠蜀錦爲用不同均爲世之寶也錦不佞於二公
無能爲役然以鄉學也竊嘗究心焉楊公繁章爽
律徃徃鏤天心鑿月脇有驚神泣鬼之奇陶固難
與爭鋒而陶公搜抉之富裁訂之精揚殆不容不
屈服也求之前代楊之才可當杜牧陶之學其洪
景盧之流亞歟錦爲童子時於楊集中見有所謂
答陶隱君詩者意陶公必能賦之士也而世無傳
焉恒以爲恨頃迺得其手編滄浪權歌一卷不覺
喜躍取讀之灑乎清風之飄颻也溶溶乎春日載
陽而水漸之渙泮也於戲公以忝離麥秀之餘而

有駿發蹈厲之氣撫羈窮淪落之景而無危苦憤
激之詞是亦足以見其所存矣詩於公雖非顓門
而世以顓門稱者亦豈遽能窺其堂室哉後生晚
學瞻望山斗者何限而茲藁伏匿草萊中百餘年
未之有遭豈文之顯晦果有數存其間耶抑造物
者秘靳不欲輕其洩也廼於公暇漫爲詮藻繕而
藏之以備吾松文獻之一云

龍江集卷之二

龍江集卷之三

雲間 唐錦 士綱

序

賀憲使復菴先生任公榮擢序

東南瀕海州邑雖稍資魚鹽之潤而廣洋巨浸妖孽穴焉跳突侵噬亦時時有之故昔時防禦之法軍衛營堡參錯布列其爲備甚悉然歲久法玩譏邏者不復誰何蛟虺之出沒自如也正德間始益以飭兵憲臣以太倉地當要衝建牙駐節所以彈壓控制訓練振揚異收保障之功職甚專任至重

也邇來閩浙狡悍之徒多泛海通番因而爲盜往
往糾集倭奴與之蛇蟠蚓結徧滿島嶼始掠傍近
尋肆流劫乃歲之暮春聯艘接榜窺我東洋紛紜
絡繹條去而忽來焚屠搜劫極其慘酷士女駭竄
飛走無路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千里之內爲之騷
然時我復菴先生任公方副守吳郡以文武全材
聳經濟鉅望撫按操巡諸公會檄推委特寄師旅
期於必克先生卽日就道仗鉞枕戈毅然以靖寇
保民自任唯其勇而善謀謀而善斷况以忠義將
之故屢與賊遇而屢戰屢勝戰上海戰太倉戰嘉

定士卒用命氣勢百倍斬逆釋降有古良將風僉
謂公起家進士而赫著武功豈非天下奇丈夫之
所爲乎良非守文局藝之士所能及也於是諸公
復交章舉薦上其首功 聖天子嘉異之進陟按
察僉事錫之 璽書仍俾整飭防海之兵以益展
經濟之略 命下瀕海士民咸欣躍抃舞相與焚
香膜拜翹望節旌前臺憲一松袁君適攝海令歆
仰先生功烈之盛遭際之隆命錦致詞爲賀錦竊
聞之文事武備先聖所欽今觀先生治郡之績惇
俗阜民撫綏懇惻民心悅而歸之不啻赤子之趨

慈母也討賊之任謀出萬全所向克捷民又悅而歸之不啻亢旱之得甘霖也隨事效績左右咸宜謂之文武全材詎不信哉傳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所在天心之所在也天既賦先生以全才固將陰相默佑而以全功昇之異時進登巖廊或統六師或統百官彌綸匡贊以益收文武之全功寧不自今日為之權輿乎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請為先生今日之頌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請預為先生將來之頌

贈郡伯兩城靳先生之任吉安序

江右爲海內雄藩吉又江藩之雄郡也環地二千
里統轄九邑地大而物衆繁訟積道不易疏理蓄
奸叢蠹莫測端倪相傳以爲難治故宦其地者往
徃逆以難治治之設機防施鉅穿深詆峻繩無所
不至民乃賄賄疾視而彈射構扇亦無所不至焉
自旁觀之謂之難治不其然哉然考諸圖志有曰
藝文儒術斯之爲盛此班孟堅之言也曰家有詩
書人多儒雅曰序塾相望弦誦相聞楊炎正王陶
諸君之言也審如所言則易治者莫吉民若也而
蒙難治之名何歟豈世殊時異澆僞日滋習俗一

變遂風靡波蕩而不可挽回耶不然圖志所列殆
或誣也錦往歲奉 璽書視學嘗徧歷其境省風
觀俗頗得其梗槩焉士大夫好矜持名節耻爲詭
隨其尤賢者能主張公道以屈羣論細民雖健訟
喜攻訐特負氣不相下耳然好名而慕義臨政者
果能裁之以理而處得其情靡不帖然悅服雖嘗
受榜笞蒙黜罰者亦不敢以私憾而有異言以錦
所見但知其易不見其所謂難也夫守以威刑劫
之而民以悍厲應之在齊魯之俗皆然豈獨古之
民哉則其所謂難者未可直諍咎於民也嘉靖乙

已冬吉守缺員銓曹以其地之劇且難也爲擇異常之才得我兩城先生靳公焉公蚤負雄傑之才卓絕之識而濟以該洽之學弱冠舉鄉薦第一連擢甲科砥礪激昂蔚有公輔之望况操履堅貞志節高古兩佐名郡咸赫著聲績潤枯振墜摘發若神奸豪屏息幽隱發舒前後部使者文章論薦僉謂異常之才宜膺異常之擢於是太宰知而薦之聖天子聞而允之拔諸賔佐之列寄以雄劇之郡盖褒其前勞而侈其後績也公此行將延訪疾苦而施之稔劑但舉昔之所施於兩郡者而施之

吉焉所謂駕輕車就熟路吉之民有不飲惠而蒙澤者哉殆見青原白鷺之間無非感恩佩德之人歡呼而蹈舞者觸處成羣歌頌之聲洋洋乎達於四境矣矧郡多名宦史策所載班班可考前代姑未暇論我朝洪武間有朱守仲智焉永樂中藺守芳焉流風餘烈至今耿耿如新凡追論賢守必曰朱藺云公承宣之暇試訪其遺跡而講求其所以得民之深感民之久者當不異公之所施也則夫洗難治之誣而收易治之效者不屬之公而屬之誰哉將來方岳之陟台輔之召得非今日之擢

爲之階乎上海令望川孫侯感公知愛命錦贈言
以旣行色夫贈之爲言增也顧錦之鄙陋何足以
增公耶謹述所聞所見以告於吉之人俾知公乃
朱蘭之匹而非近世之所謂守也

臥龍文集序

三代以還人品歸臥龍公豈二千載宇宙間才能
知略寂無其人耶何史策班班莫之有嗣也公生
遭漢季炎精燼矣激先主隆中之托忘其孤危憤
然起而欲噓之亦艱乎爲力哉使公計強弱弗恤
名義移所志於曹於孫功不唾手就邪於乎漢賊

不兩立此公所以對天地而質鬼神者也驅馳困頓致力於不可復燃之死灰累蹶累進斃而後已君子於此有以亮公之心矣而壽史顧以短應變相誣訾焉是將誰欺乎觀其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夫豈聲音笑貌所能也故雖中道云殂志若未究然扶皇極翼世教萬古綱常之功則大矣可以赤帝子一世之業而疑公之功邪論者謂出師二表意氣明信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固非諛也頃有傳其臥龍集者咀味詞旨頗若不類而世方歎公風烈爭以一覩爲快憲副賀先生廷器慕古耽

賢於公尤所傾嚮得茲集欣然手校而梓行之曰
將以慰夫歆公者之心也噫推是心也殆欲起臥
龍與之周旋唯諾以薰沾其膏馥而契會夫名義
之重匪直傾嚮焉已也其所謂慕古以實不以名
者乎慶快之餘漫書如是

重刊褚氏遺書序

於戲載籍之顯晦殆亦有數耶其非數耶觀褚澄
之爲是書鏡之貞珉與之偕藏其志固將求知子
雲於異世也迄黃巢時盜發其藏始爲蕭廣者所
得乃以之殉葬是旣顯而復晦矣靖康初盜以蕭

氏守之之勤也疑有厚藏日夕窺之蕭懼而啓石始爲釋義堪者所錄是旣晦而復顯矣然而未傳播也嘉泰間有劉繼先者始爲之鋟木尋遭兵燹十不能一二存焉是再顯而又復晦矣夫醫一藝耳而其書將亡而復存垂絕而復續顯而晦晦而顯綿延千百載若有神物相之者然謂非數耶而况聖賢載道之書耶然其論述幽眇徃徃抉摘造化之秘而察形望色精妙入神要之有可傳者在也不獨數也太守新安韓侯廷璋倅維揚時得古本屢以詔諸養生家輒獲奇効甚加珍賞然尤以

流布未廣爲恨適深政有成遂手自讐正梓而行之以畢劉志云澄字彥遠河南陽翟人劉宋時駙馬都尉入南齊爲左民尚書至侍中領右軍將軍以永明元年卒女爲東昏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讀其書因論其世如此

左傳要語序

代作

左氏身爲國史博綜羣籍當時如鄭書晉志之類靡不縱覽不但曾史而已遂采摭簡策爲經作傳聖人筆削之旨於是乎有徵而可按矣或謂丘明親授經於仲尼或謂其得之曾子雖未敢以爲必

然要或有自而唐啖趙氏獨立異論謂非丘明何
歟夫丘明之是耶非耶未足深辨然其書淵深博
大沉懿雅麗寢寢乎上薄典誥而下軼秦漢卓然
爲百代文史之榘矱者固不得而少訾也後學慕
之者則曰善於禮攻之者則曰失之誣其間所載
妖祥夢卜讖數之屬誠有類於誣者蓋舊史之失
而獨以之罪左氏則冤矣第其決擇弗勇不無遺
憾焉耳雖然三百四十二年諸侯會盟征伐燕享
朝聘暨卿大夫往來詞命始卒先後燦若畫一俾
百世而下有所稽據者誰之功耶此編題曰要語

原缺

耶夫州郡之政惠愛是先然非濟之以威刑則豪
悍者無所示懲矣監司之政威刑是先然非濟之
以惠愛則孱懦者無由自勸矣惠之威之兼施而
並用之斯吾之所以奉職所以修政也錦聞而嘆
曰偉哉東江公之論也居內居外職若異矣而所
以舉其職者則同居此居彼政若異矣而所以施
諸政者則同是不可爲奉職修政者所取法乎哉
唯公具博大貞毅之德負雄奇英敏之才淵邃之
學足以名世高朗之識曷絕寡儔而况閱歷諳練
明習典章其於天下事瑩徹迎解蓋目中未嘗有

全牛也所謂運斤成風游刃而恢有餘地者矣將見梁魏之區耳目一新豺狼斂遁鸞鳳翩舉卓然稱爲一道之福星者非公其誰歟異時登進巖廊寅亮燮理直舉而措之云耳上海令望川孫侯荷公教愛自謂道合志同艷公此行命錦致詞爲贈夫贈之爲言增也益也若公者豈錦蕪陋之詞所能增益哉然贈行之作古則有之考之蒸民諸詩可覩已蒸民所詠詳於職業說者謂得贈言之體錦因竊附其義舉公之所以奉職修政者登之於簡用爲祖道之先聲云

賀八峰先生旌獎序

往歲海邑缺令太宰公謂邑壯難理矧當屢歉之餘肥播調劑必資循良於是求諸甲科之英精選慎擇得我八峰先生遂請於上而命之一時士論翕然稱爲得人邑士夫之在朝者相與雀躍稱慶而邑中士民間之亦莫不喜色相告欣然有息肩之望焉先生金精玉粹表裏瑩徹不赫赫以求名不灼灼以徼功望而知其爲有道君子也下車之始卽以廉恕倡其僚屬以愷悌撫其士民除去一切苛撓而開誠布公與之相安相信視世之出

圭角立聲威譏訶刻削務爲飾耀以自異者先生
蓋深非之日講求惠養化導之方而究厥攸宜圖
惟審處或至丙夜忘寐古人坐以待旦不是過也
至於振舉廢弛屏剔奸蠹則嚴閑密察不遺餘力
恒恐纖遺隙漏以貽民憂藹然有如保赤子之風
焉第邑之賦役旣極繁重而累歲積逋不下數十
萬加之饑饉頻仍鄰寇竊發緩之則廢公急之則
病民事有甚難而掣肘焉者先生隨宜經畫委曲
支葺不動聲色而上下咸濟卒使田里無愁嘆之
聲比屋安清明之政歌謠蹈舞觸處成羣律諸古

循良之治效夫何歉耶若夫啣蘗飲水克勵清苦
公燕之外不輕肉食特先生之餘事耳侍御蒙泉
公省風南土藻鑑精絕嗟賞休風特加表厲匪直
以勸一時任事者而已固將爲異時傳循良者之
左券也縉紳士夫喜相謂曰名莫盛於獲上信下
功莫盛於顯今垂後先生不求名而獲上信下有
無窮之名焉不徼功而顯今垂後有不朽之功焉
彼求赫赫之名者非至名也徼灼灼之功者非實
功也烏可與先生同日而語耶抑又聞之漢時守
令凡得表厲者卽超至公卿矧聖明褒德旌廉

允所汲汲旦夕鋒車之徵台斗之擢孰非今日表
厲之舉爲之兆耶遂相率登堂再拜捧觴致詞預
爲先生賀焉

賀望川先生旌獎序

大明府望川先生孫公以明德出宰期月之間民
之謳歌而蹈舞者徹于四境臺省之旌褒絡繹幾
無虛月君子曰感化神速上下交孚此在古之循
良鮮克兼焉而况求之當世得之目擊豈非卓異
之尤者乎或以質于錦曰感孚之道自古爲難述
觀子產鄭之賢大夫也吾夫子蓋亟稱之觀左傳

所載詞命號令咸鑿鑿精懿施之國中傳之四方
莫不傾心竦聽仰爲法程子長作史記爲循吏立
傳僅得五人焉可謂嚴矣而子產尤爲表表其政
令宜朝施而夕化也然輿人之謗嗷嗷不已閱三
載而始定今公政修期月之間而感化神速上下
交孚豈子產之才智有弗逮歟何感孚遲速淺深
之懸異也錦曰不然賢大夫之政寧有異耶顧其
感孚之本則有不能不異者耳子產固大夫之賢
者然未免涉春秋之風論議謨猷頗參術數故國
人始疑中駭久乃感悅此固霸道之恒也唯公施

設措注本諸天德發於誠信洞然朗朗坦然夷易
不銜新奇不為矯亢無暴征無設役於民力民財
視之如傷節縮慎護不使一夫有向隅之泣竭志
力以賑恤俾饑餓有所資藉漕卒橫索久為邑病
公嚴遏力排遂成永利譬之慶雲甘露凡有目者
皆知其為禎瑞孰得而疑孰得而駭之耶但見心
酣神暢如得慈母如覩神明愛慕悅服愈久愈至
閭閻安其令庠序化其教梗獷者革心刁訐者喪
氣風行草偃壑趨響應孰非蒙化感德之至情乎
斯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較諸參用

術數者感乎之遲速淺深寧不有間乎一時士論
頗以錦言爲然旣而部使者紫崖楊公都憲路橋
楊公監察御史貞菴李公行部至邑悉公治行謂
公廉介之操足以勵時仁惠之政足以宜民明敏
貞毅之才足以戢奸而集事懋著卓異之績宜舉
旌揚之典於是聯檄郡邑俾具醴幣遣儒官齎致
用申表勵邑僚仰古文侯琴室陳侯一齋王侯慕
僚一林丁君感公覆露之恩覩茲盛舉抃躍倍常
謂公名簡 聖心寵徵非久高步鸞坡翱翔鳳閣
豈非旦夕間事耶因相率詣錦徵文爲賀額錦之

鄙陋何足以知公然鴻休偉烈聞之見之頗爲真
確謹掇所論答書之以復雖於鋪張藻繪有所未
盡而據事直書幸無愧詞云

贈右山喻先生考績登朝序

大邑尊右山先生喻公以名進士令海三載旌書
薦剡上徹九重屢矣茲當報績天曹先期移文
當道如撫臺如巡察諸臺咸最公治績亟報乞焉
大巡徐公復申令曰海令英邁之資剛方之氣歷
三載而督賦早完任繁難而庶事畢舉士民服其
廉介里書畏其明威此本院之所深諒者也宜卽

舉送如例諸檄遄至公卽秣馬戒行邑之大夫士
皆悵悵然不釋其去時村諺野頌觸處轟溢而所
紀五最特爲詳覈聞者歡傳而樂誦焉於是顧御
院東川諸公屬錦備錄其事以附子產輿誦之後
其一曰登賦之最海邑賦重民竭逋竊滋之數積
至數鉅億部使者督促峻甚公匪棘匪舒因其久
近爲之緩急新賦則察其豐耗以爲後先仍嚴設
科條防遏逋竊自是奸無所容而賦視他邑獨先
登焉二曰庸役之最蓋役之重輕殊絕而產之高
下懸異上乏鏡照之明下必有倒懸之戚公預訪

於平時泛咨於意外具得畸贏之實及期按籍僉
注一一出自曾臆左右莫窺其際民翕然稱快無
異詞焉三曰聽斷之最海俗險譎耽訟倚爲龍斷
而弭筆之徒鼓扇其間往往鑿空以穿人而脅貨
焉公洞識其故每兩造至前輒迎而決之悉中肯
綮若無情若弭筆盡寘憲典或加遠配由此羅織
奪氣善良者始有所恃而無恐矣四曰振舉之最
公搜剔奸蠹不遺餘力而修明法制無或少弛至
於繕理廩贖及諸署舍皆關政體克事堅久不爲
浮飾民財民力兩無與焉五曰感格之最公以已

酉歲下車庚戌辛亥荐罹元旱澗澮涸竭禾則盡
槁民嗷嗷告急公却蓋徒跣躬率緇黃鄉老徧禱
壇墀靡神不舉未幾風雷陡作大雨彌日田野欣
欣向榮遂獲連稔良以昭格有素而豈一時祠禱
所能致耶錦旣備錄如右竊復論之邑素號壯劇
巨綱細目百緒千端而機宜變故紛若蝟毛言治
者難之唯公精敏英逸擅八面應敵之才仁明廉
恕備溥博淵泉之德故其時而出之無不迎刃破
竹適當其可遡其致最本淵厥有攸在夫豈聲貌
之所襲取者哉抑又聞之縣令考課有所謂四善

三最賢令治績有所謂三異三惠以公較擬誠有不容軒輕者矣公斯行也將書最于天官氏而獻之當宁瑣闥蘭臺舉武卽至遂進而躋卿佐與聞國政孰不自今日之最始乎錦不佞敬持所錄偕諸公進之祖筵以頌以祝

龍江集卷之三

龍江集卷之四

雲間 唐錦 士綱

序

贈一松先生治海功成序

古之稱善政者必守法否則綱弛而紀縱政斯舛矣善用法者必原情否則忍固刻削法斯殘矣夫唯守法而不泥於法原情而不徇夫情然後爲至自非具廉慎之實德存牧愛之實心擅敏達之實才未足以語此也若我司憲一松袁君固其人哉君天姿英茂抱負宏碩雅有名世之望予昔視學

江右始入境已聞而異之及按部校士面試所蘊其文學風節軒然有瞬息千里之勢予益嗟異因優擬而大期焉士林翕然稱允君尋登省闈高薦會試南宮聲望益隆隆起廟堂諸老競欲羅致門下予以賞鑒不繆頗亦自喜久之俯就銓試非其志也大家宰竒其才器首薦之擢南臺司憲君一洗沿習之弊風紀峻整時論韙焉顧以名高致忌左官吳郡然玉光劍氣終不容悶屢攝屬邑賢聲藉甚如霆震如飈馳矣茲歲海寇猖獗累犯東洋瀕海州邑咸被其毒而上海所遭尤酷焚劫屠戮

倏去忽來士女號泣奔竄巷陌相屬闐闐半爲煙
燼斯時攝政殊艱其選撫按操巡諸公會檄推君
輿情大愜君旣視篆慨然以拯溺救焚爲念悍禦
撫綏不遺餘力時軍需國賦悉由倉卒取辦矧城
役方興工力浩劇君物而付之時而措之咸中肯
綮雖探賾譏察之細未嘗時刻少忘於懷夜則秉
燭治文書鉤較欺竄恒至漏下數刻猶未已也凡
班布條約聽讞訟詞一唯崇教化厚倫理藹然承
平之風故一時間閭相保若病卉之遇陽春欣欣
向榮殆忘其身處兵燹之餘矣頃以松郡官僚具

備君移文請辭印章當道謂君清簡之政甚宜於民馳檄留之至再君確然不可奪匹馬就道行李僅衣衾半束而已君子曰賢哉政本諸法法當夫情廉慎之德牧愛之心敏達之才於斯備矣所謂名世之望於是乎在然海民懷感再造之恩戀戀不釋雖赤子之慕慈母不啻也於是邑縉紳顧內翰小川輩相率造子徵言爲贈予謂君之宦轍所至異政殊績炳若丹青况口碑載道其何庸於論述爲哉竊念疇昔嘗大期君於庠校中迄今三十餘載矣士望久屬功業鼎來由茲而往進登樞要

當軸秉鈞茂展經綸勒勲彝鼎則夫所以不顯名
世之望而益副予之所期者行當大徵於將來矣
予日望之

賀敕封顧母李孺人序

古人有言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名非君子之
所計也而善則不可不積也使計名而積善則其
爲善也不亦鄙哉然積善餘慶著之於易作善降
祥載之於書聖人固以之爲訓矣斯乃天道與善
自然之徵孰得而禦之哉蘇子以爲如執契取物
交手相付可謂得其理矣以吾東川顧先生暨其

賢配李孺人觀之寧不益有可徵者耶顧爲邑望
舊矣至近代尤稱德門東川之高曾咸負高誼世
以長厚爲鄉閭所傳誦至和凝聚久乃舒宣所謂
慶與祥者至東川之祖草堂公而始徵焉草堂公
德學竝懋早掇危科筮軻副車擢守大郡廉明仁
恕惠澤廣被所居民愛旣去見思卓然古循良也
其冢器省軒公卽東川之尊考也續德敦義樸茂
無華忘已利人施不責報所居之旁待之而舉火
者甚衆人至于今懷之所謂慶與祥者至東川先
生而再徵焉東川純德粹行媲美古人博學宏才

蔚為時望處人廉讓忠信樂拯困厄焚券捐廩殆其餘事及自上庠登朝列職御院日近清光尤以器識為廟堂諸元老所重李孺人翊贊東川克成厥美深得古賢女奉君子之義而孝親睦族閨闈則焉東川恒宦遊于外孺人宰制家政經畫調度悉出人意表內外約束肅如公庭訓飭諸子及諸女諸婦率以身範不但言詞規牖而已凡此皆足以衍慶而致祥也今伯子從禮以中書舍人典司綸綍清才妙器表表一時頃者 聖天子尊崇九廟覃慶臣工中舍以朝臣七品例得封母于是

孺人獲膺封號鸞書鳳敕錫寵自天命服輝煌光
生里閭內外姻黨莫不歆艷忭躍爭先稱慶予之
季子贊暨凌生景賢皆孺人之子壻也謂孺人荷
茲恩寵乃累世積善之徵而孺人培植不怠又有
足以致之視彼無所積累倖然得之朝盈而夕涸
者其可同日語哉宜有紀述以昭世德予曰二子
所論是也譬諸為山焉必積土而後崇譬諸水焉
必積流而成川其與善積而成名易書之餘慶降
祥皆天道自然之徵宇宙間不易之定理也顧氏
自草堂公而上積累之勤如此草堂公而下積累

之悠長又如此天道與善之機蓋勃然而方輿向
之始徵再徵者特其兆之初萌耳矧御院中舍仕
路方亨將來名位益進益崇諸子從德從仁從義
從孝從敬或飛英六館或擢秀校庠皆青雲偉器
騰奮有期孺人由茲而往封誥疊頒進膺金紫施
及雲仍衍續弗替則所謂餘慶降祥交手而相付
者其有窮耶彼突起之山驟盈之水安足恃也予
故推原所始縷述于篇匪獨爲慶觴之佐且使世
之慕善者益知所勸而又以備顧氏之家乘云

賀少府周侯獎勵序

國家財賦倚給於東南諸郡體重而政繁故於郡於邑皆專設理賦之官所以佐守令而濟其繁也然吾松土薄而賦尤重故理賦之官視他郡邑爲難矧邇來旱溢頻仍十室九匱竟歲所獲悉以輸公而猶有不足衣食所需皆不遑顧乃欲其輸必如期而數必如額不亦難哉故近歲理賦之官視往時又加難焉乃今得吾文泉周侯豈非卓然超前邁後者哉侯出延津望族少負穎邁之資奉其尊府典膳公庭訓甚謹且有得於元兄司封先生之所陶染故其造詣日深與厥季鄉貢君並擅場

屋之譽君自庠序升太學六館推爲先登然遭數
之奇再戰再北人以爲屈嘉靖辛丑銓試優等拜
上海丞專理財賦上海邑鉅賦繁蓋銓司擇才而
任之也當時論者或以是官爲難侯下車之始卽
延訪父老求其所以難之故諸父老曰是官之所
謂難者非獨土薄而賦重也亦非獨歲頻歉而民
敝也嘗見前政有過剛者矣榜笞敲朴恣其殘虐
腹剝刻削無所不至民之心怨而口詛者不可勝
計巧訐陰中有不免焉其柔者則漫無可忤威信
不立豪胥黠吏乘其間隙而把持劫制之僨事敗

名莫克自振若此者豈不謂之難哉侯曰不然吾
之所謂難者非是之謂也書云無輕民事惟難又
云圖厥政莫或不艱古人慎重厥職而不敢忽易
如此吾安敢以爲易哉雖然思其難而圖其易固
自有其道也父老瞠無以對但相顧內訟自媿知
侯之淺耳然侯之臨政本之以誠信濟之以廉明
而推之以仁恕寬嚴緩急各適其宜故期月之間
賦以時集而民以德感賢能之聲徹于上下凡昔
人之所謂難者侯不啻建瓴水而拉枯朽矣謂之
超前邁後非耶巡江行臺廉知侯賢馳檄所司俾

具醴幣致表勵焉仍署其考曰爲人純篤而佐政
老成孝友素重於鄉評廉慎克孚於士論諸父老
聞之翕然稱爲實錄因相與謀曰表勵循良繫於
有位紀述德政寄於有言茲在位者有表勵之概
矣顧德政之紀述寧非吾儕所當効誠者乎於是
介庠友吳君文盛陳君仲曾踵門以請予稔知侯
賢不敢辭也遂撫所聞見以復二君以慰諸父老
而因以爲異時傳循良者之符券云

日新先生挽詩序

衰君良輔持憲東廣之明年事且竣矣而聞其尊

君自新先生之訃然未有代也乃茹哀銜痛以俟
久之挾一冊過予泣而言曰疇昔之歲吾以稽顙
西川之便哭母馮宜人於家今茲萍踪梗跡飄飄
數千里乃哭吾父焉凡古之所謂附於身附於棺
者吾已莫之致吾情焉矣夫唯所以不朽於先德
者庶其可圖於是謁銘太史將扁之墓隧而縉紳
先生又憫而著為哀挽之章所以論述遺烈而咏
歌流風者不啻雲霞舒而日星麗也吾哀萃而寶
藏之以繫吾愛戀之誠以寫吾哀慕之私而因以
示訓于吾衰氏之後人然或者疑於禮之弗載吾

子其亦有說乎予告之曰嗚呼著明顯揚所以崇
孝也君何惑焉夫君子之所病者徒文之爲而不
用其情焉耳苟情至矣言必戚而哭必哀矣衰麻
之數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禴之禮舉無戾矣於是
文因情生雖老釋之繆妄孝子或屈意爲之君子
猶哀其志而不之罪焉而况因文考德以爲不朽
之地乎且嘗聞之兄弟之喪存乎書策乃知親喪
則求情言意之表而記禮者固有所不能備也然
則孝子之於親當安所不用其情耶蠅蚋咕嘍誠
有所不忍矣而流風遺烈顧將委而棄之俾逐烟

漸而與之偕泯焉其能忍乎哉是故體不欲其朽也名亦不欲其朽也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所以致不朽於其體也鼎有銘墓有碑著之簡策有誄所以致不朽於其名也今君限於時制凡所以附於身附於棺者勢莫之有及矣而愛慕之誠哀慕之私終不能以無寓也於是托之文詞而論述焉而咏歌焉使吾親身亡而名存義闡而澤流此不朽之大也而又何泥於禮之載與否耶有疑而問焉者請以吾說告之君曰諾遂引筆墨其首

簡

送西峰黃先生擢教京府序

莆陽黃西峰先生典教海庠之二月餘曹諸公雅知其賢薦擢順天教授或曰西峰自正德庚午領薦鄉闈明年會試南宮列名乙榜歷教廣昌寧波暨鄖陽南康醴陵上海凡三郡三邑徊翔蠻洋間三十餘載又以師道著聞古者官人之法事必稱材位必稱德則今日之擢如翰苑之論思諫垣之獻納憲臺之激揚省署之綜理孰非西峰之所優爲者乎若夫師儒之任所繫雖重而今之所謂開漕爲局也寧定爲夫賢展布之地哉似未能深知

西峰也錦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志焉耳彼清華要劇如前所云云者自外觀之其威權隆重光寵赫奕僅取世俗之所艷羨而已然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靜牽動制惴惴焉左右顧望之不暇而其志豈易行哉夫唯師儒之任優游事外無所拘迫士特患無其志耳苟能堅志守道修於身而見諸行事充於已而推以及人則夫薰陶觀感之餘士將翕然而服顛顛而起其何牽制齟齬之足慮哉或乃嗟卑厭寂管管然計歲月覲遷改求以攀躋於分寸者何足與言志耶西峰淵博嚴正體

道軌物容色詞氣無非教之所寓非獨文藝講授
之間而已故其鐸聲所至學者靡不傾心宗向雖
七十子之服孔子未是過也而所謂論思獻納激
揚綜理者亦孰非其教之所成謂之得行其志非
耶矧天府密邇輦轂今 聖天子右文興治日與
宰執侍從講行稽古禮文之事異時咨求宿學當
首及於西峰黼屨之前細旃之上從容啓沃以表
展所蘊則今日之擢固其階津也謂非深知西峰
可乎聞者頗以鄙論爲然西峰戒行有旨適別駕
燕禱先聖臨視也篆命永簿諸君徵言爲贈錦遂

以所告或人者書之以復且爲西峰將來之左驗
云

張氏宗譜序

夫尊祖睦族之道莫重於譜牒而譜牒之傳則以
名賢爲重若名位之顯微非所論也夫顏淵曾參
豈嘗有一命之榮耶其譜牒流傳百世尊仰不啻
九鼎大呂而大業之後或叩其宗輒赧然悚汗諱
避不遑然則名位果足爲譜牒之軒輊耶善乎叔
孫穆叔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斯謂
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

之不可謂不朽也執斯語以論世寧復有遺議乎
鄉彥張君天善自言其先世在趙宋時爲鳳翔郿
邑人後隨高宗南遷寓居高昌鄉於是松江之
籍元至元間折高昌諸鄉建上海縣遂爲上海人
其徙居龍浦之東則莫測何時也雖父老相傳謂
坐傍道院爲張府遺跡然始遷之祖暨相傳世次
與遷徙興廢之詳皆茫然無可徵矣張君傷祖德
之弗傳且恐後世將愈遠而愈湮也乃據耳目所
及自高曾而降區列緒系輯爲宗譜蓋倣蘇例而
加慎焉其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闕而不書可

謂嚴且核矣豈非有得於尊祖睦族之道者哉譜
中遁菴樂閒樂耕諸老皆以隱德雅操表正鄉閭
張君復博文秉禮躬行孝弟承先啓後卓有賢稱
固足以重茲譜而使之傳矣矧有子克肖績學砥
行蜚聲士林將來大行顯施以懋樹勳業爲時名
賢則所以致不朽而益重茲譜者不有如穆叔所
云者哉予雅重張君且其請勤至不得辭也漫識
數語于端用致勉焉且爲後徵

褚氏遺書序

古人有言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殆據理而論

也然有幸不幸存焉至於幸而不幸不幸而幸則
又出於事變之輻輳而理有不可致詰者矣君子
於此將安所究其歸耶於戲自古能言之士朝鉛
暮槩窮年矻矻其志固將以有傳也幸傳矣而或
遭沮觸於意外不旋踵煙消澌盡欲尋其影響而
不可得者徃徃而是其或殘編斷簡流落於山巔
水涯廢棄於頽垣敗壁若不幸矣而偶獲所遇爲
之表章之闡晰之至歷千載而光景如新若此者
豈其初之所期哉數之所不會有不得而逃焉耳
觀澄於此書鏡之堅貞扁之幽泉志亦良苦然卒

鬱伏而不顯使非盜發其封則蕭廣雖有嗜古之志將何從而購之使非盜窺之急則義堪雖有傳信之志將何從而筆之事變之殷至此蓋理之所不能決者也歸之適然之數非耶幸而遇劉繼先者鋟之於木尋復不幸又中絕者久之予不勝其浩歎焉夫發輝造化之微探素形氣之奧是固行之宜遠者也近廬州雖有板刻流布未廣恐其將復爲繼先也遂重梓之且述其所以幸不幸者如此若夫爵里之華砥劑之神則有前刻之序跋在義得而略云

黎易王太傅詩選序

代作

昔人謂詩能窮人又謂窮而後工是皆一時激憤之詞非通論也夫詩者人之性情也有性情則有詩矣而何窮達之間耶漢魏以降詩道莫昌於唐如沈宋元白暨應物夢得諸公皆踐履清華而權載之令狐楚李文饒輩皆位極元台是果窮而後工耶彼遭歷坎壈抑鬱無聊於是有淒惋慨嘆之聲以鳴其窮愁如郊島者則固有之而不必皆然也執而論之泥矣若太傅黎陽王公之於詩其達而能工者歟公自筮仕已赫著才聲未幾總憲度

柄戎機宰割施設宜日不暇給而公以笑談應之
觸情寄興往往形之哦咏連篇累牘衝口而成未
始推敲鍛鍊鳴聲咿咿若彼寒窶然爭音競爽於
細瑣間也其音調流麗而清婉視晚唐諸子何讓
焉予童中時已知景企頃按畿輔行部至濟經公
里閉慨然有執鞭之想因搜摭遺藁僭加銓次刻
梓以傳於戲公名在國史聲望在縉紳其所恃以
不朽者顧豈有藉於此哉傳之聊以慰晚末傾嚮
之私云爾

王太傅詩選後序

險易皆詩也然各因性情之所得而發之能極其趣斯皆至矣有所溺焉不可也夫牛鬼蛇神幽入沙漠長吉之詩可謂艱深竒險矣而議者以爲不可施之廟廊淺易明順里巷能通樂天之詩可謂膚且近矣而詩家推爲一代之豪則險可盡與而易者可盡少之耶進彼抑此其亦隘矣太傅黎易王公以間世之才無施不可故其事功之餘徃徃出其性情之所得者形之於詩明易疏暢不務深刻商品格調其白太傅之流亞歟侍御楊先生雅慕高風乃掇拾遺稿詮其可誦而傳者彙而梓焉

嗚呼公勲隆望重雖言之不文猶當傳之况英藻
煥發若日星之炳炳如是耶未可以其出之易而
評之也公名越字世昌景泰辛未進士累官太子
太保兼左都御史今贈大傅云

俯碧詩序

俯碧詩卷雲巢潘先生爲其友宣德華氏作也予
詢俯碧之義雲巢曰德華少有隱操嘗構樓臨大
江左圖右史日徜徉其間塵駟俗駕莫敢欸其扉
者徃歲清秋之夕江流無聲魚龍在壑顛倒星月
千里一碧吾登樓訪德華則方俯欄凝諦若蛻蜩

然乃排闥疾呼德華耳若不聞久之徐整冠起揖
客笑曰其俯玩碧流時形神相忘殆不復知有人
間世也大夫士聞而異之或請以俯碧名樓德華
無所遜曰宜哉俯碧誠資樓也或遂以俯碧稱德
華德華亦無所遜曰宜哉俯碧誠資我也吾雅善
德華於是謁善繪者圖焉能言者歌焉咏焉爛其
盈卷矣而序未有屬也子豈有言以益之手予因
受而讀之終卷所以取乎水者探源窮委諸作既
備矣將復何言強言之徒贅焉耳雖然竊有感也
往時予以制使還自湖湘發黃鶴磯歷赤壁遵淝

浦而下時當春夏之交驚風怒濤日夕發作予舟
蕩撼掀簸不啻敗葉之舞風中怖懼駭愕恨不颺
翼以脫其畏之也如是而德華顧以爲樂且將終
身焉豈性之殊於人耶殆所遭異耳德華身草莽
心江湖以靜觀動則所謂浩渺而瀰漫奔騰而洶
湧者皆其游神寓性之地也或以漱齒或以洗耳
安性而非樂乎予輩役役於動犯危觸險進止無
所據其不爲馮夷海若之所笑者幾希豈直畏之
且懷慚負媿不暇矣而能爲德華益耶雲翼欣然
曰斯言也足以堅隱者之志子殆德華之忠臣也

其何益如之請書此足矣

重刊靜芳亭摘稿序

近世詩家多騁驚新奇或耽溺纖巧及其久也流於恠誕流於浮靡而於古人所謂性情之正者判然莫相參涉間有覺悟其非而返迷趨古然徒古其言辭而不能古其理致古其意趣往往飾枝葉而遺根抵入玄虛而略情實與前之所非較量得失相去幾何古詩人之義固若是乎哉少司馬高吾陳先生學博而才贍識敏而氣充弱冠危科徧歷臺省政事文學卓為一代山斗時出緒餘播諸

篇什莫非卽景宣懷觸事興詠發舒悃愫傾吐心
聲鮮一辭一字不本於性情之正譬之氣機感觸
而天籟驟鳴風水相遭而至文自著故其爲辭渾
融沉著敦茂典雅有天成神會之妙無牽附鑄鑿
之痕使遇唐宋名家如白太傅梅宛陵諸公自當
與之抗衡對壘視近世屑然藻飾雕鏤於細瑣間
者奚啻夜光之與魚目耶錦自蚤歲叨廁先生榜
尾以辛酸嗜協相得甚深而沾襲膏馥亦復非淺
顧材器劣弱無能窺測際涯仰視先生夔立萬象
之端徒有竦企艷羨而已先生之子郡節君象賢

濟美文行兼懋政譽才名傾動士林迺於詳刑之
暇重刊先生靜芳摘稿蓋以常德所刻久而漸漫
故也緘題遠示竊獲縱觀欣快之餘輒附綴數語
用備前驅豈敢謂能發明先生之奧旨耶聊以志
不敏之媿云爾先生名爵宦績具載前刻序中茲
不贅云

贈司幕鄧君入覲序

夫一邑之政維令統之次丞次簿咸有分職又次
則司幕雖位列丞簿下而百凡政令皆所紀綱蓋
有贊理之責焉位雖輕而責則重矣矧吾海爲天

下望邑民物庶繁賦役浩鉅刑訟徵需事變百出
其當贊理而紀綱視他邑不啻數十倍欲使職舉
而譽流難矣我邑司幕巴陵鄧君乃總督兩廣都
憲公之從孫也家學淵源厥有攸自且精通法比
諳習典章雅有用世之望遂以才諳受知於大家
宰簡授茲職既二載矣勤敏而練達公慎而明恕
奉職效勞如臨師保自撫按藩臬暨郡邑之長咸
相器異凡事有難理訟有難決役有難濟者輒檄
委之君勇承奮往應酢曲當雖遇盤根錯節靡不
迎刃而解上信下孚罔有後言賢能之舉曷溢遐

邇卓然爲一時幕僚之冠冕矣茲當萬方朝會之期邑明府右山先生喻公秉圭入覲君職在幕司例當侍行邑中諸父老感君惠澤欲攀留之有不可得以君廉不納餽乃介鄉耆姚霽輩造予徵言以致頌祝予惟明府公負經濟之才振廉惠之績旌書薦剡頻徹 聖聰然其所以贊理而紀綱之者君實與有勞績安可誣也矧茲述職朝廷所以考核殿最而大行陟黜焉典禮之重莫有逾焉者矣君此行也陛見之際明府公拜前司幕君拜後

聖天子檢閣薦章褒寵卓異君當與明府公並

膺上賞賜燕賜秩錫之。爾書又將爲一時述職者之冠冕矣。諸父老頌祝之意其在茲乎。僉曰然哉。遂書之俾持以獻。

龍江集卷之四